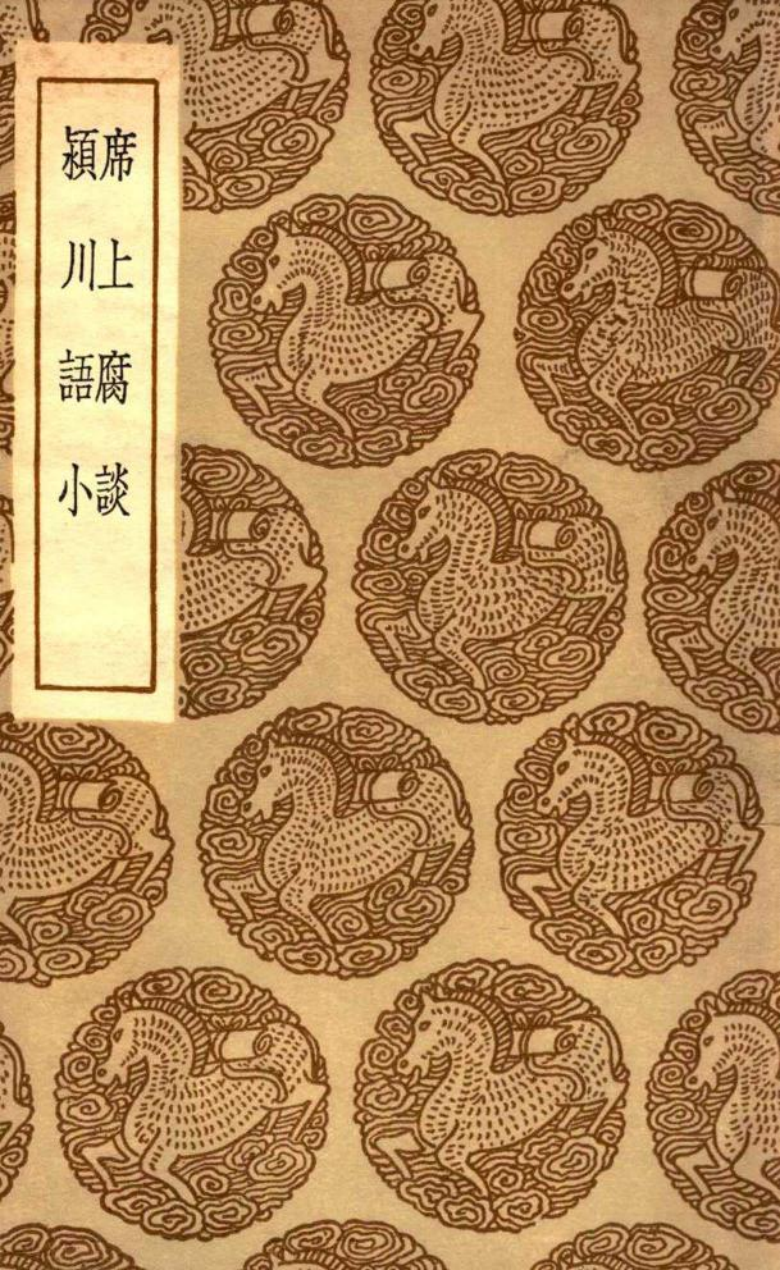


穎席
川上
語腐
小談





談 腐 上 席

著 琰 俞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一他其及談腐上席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壽

一四六六上

(本書校對者蔡仲宣)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
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龍威
祕書皆收有此書龍威本僅
數葉學海本名月下偶談亦
有刪節惟寶顏本最多亦最
早故據以排印

席上腐談卷之上

林屋山人俞 琰著

邵康節曰。動物自首生。植物自根生。自首生。命在首。自根生。命在根。又曰。飛者栖木。食木。鷹鷂之毛。猶木也。走者栖草。食草。虎豹之毛。猶草也。飛之類喜風。而敏于飛上。走之類喜土。而利於走下。在水者不瞑。在風在地者瞑。走之類上睫接下。飛之類下睫接上。類使之然也。水類出水卽死。風類入水卽死。然有出入之類者。龜蟹鵝鳧之類是也。

牛順物。乘順風而行則順。馬健物。逆風而行則健。

書費誓云。馬牛其風。春秋左氏傳云。風馬牛不相及。蓋馬牛奔逸。則各自從風而行也。

北地馬羣。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。牝皆隨牡。而不入他羣。易之坤卦云。利牝馬之貞。蓋謂此也。今人稱婦人爲媽媽。亦是此意。蟻亦不入他羣。故呼爲馬蟻。一名玄駒。

瑣碎錄云。魚逆水而上。鳥向風而立。取其鱗羽之順也。有微風。不知所從來。但觀鳥之所向。

風陰物。其足六。北方坎水之數也。行必北首。驗之果然。嚮見一書云耳。今忘其書之名。

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。仲夏斬陰木。在山南爲陽。在山北者爲陰。仲冬日南至。仲夏日北至。皆日光之所及也。是故木之面南者。在水則面向上。

肝屬木。當浮而反沉。肺屬金。當沉而反浮。何也。肝實而肺虛也。石入水則沉。而南海有浮石之山。木入水則浮。而南海有沉水之鳥。木虛實之相反也。

爾雅云。鳥之雌雄。不可別者。以翼左掩右爲雄。右掩左爲雌。張華博物誌亦載此說。陶隱君曰。鳥之雌雄難別。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。又燒毛納水中。沉者是雄。浮者是雌。

魏伯陽參同契云。男生而伏。女偃。

一作仰。

其軀非徒生時著而見之。及其死也。亦復效之。本在交媾定制始。

先緒氏遺書云。陽氣聚面。故男子面重。溺死必伏。陰氣聚背。故女子背重。溺死必仰。走獸溺死。伏仰皆然。素問云。升降出入。氣無不有。注云。壁窗戶牖。兩面伺之。皆承來氣。衝擊於人。是則出入氣也。以物投井。及葉中。翩翩不疾。皆升氣所礙也。虛管漑滿。捻上懸之。水固不泄。爲無升氣。而不能降也。空瓶小口。頓漑不入。爲氣不出。而不能入也。故曰升降出入。氣無不有。予幼時有道人見教。則劇燒片紙。納空瓶。急覆於銀盆水中。水皆湧入瓶。而銀盆鏗然有聲。蓋火氣使之然也。又依法放於壯夫腹上。挈之不墜。卽如銅水滴。捻其竅。則水不滴。放之。則滴。修養家存神於泥丸。則丹田之氣上升。蓋神之所至。氣亦隨之而住也。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。吸氣嚙津。雖得其緒餘。而亦不泄。

欲知時辰陰陽。常別以鼻。鼻中氣陽時在左。陰時在右。亥子之交。兩鼻俱通。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。

馬痛死者不可食。食之殺人。而肝爲甚。醫書云。馬火畜也。有肝而無膽。木臟不足。故食其肝者死。史記云。秦繆公亡馬。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。吏欲法之。繆公曰。君子不以畜產害人。吾聞食馬肉者不飲酒。

傷人。乃皆賜酒而赦之。予近見里人葛恆齋食馬肉。踵傷。以煮酒入鹽飲之而愈。然則酒誠可以解馬毒也。

左氏傳云。國狗之瘕。無不噬也。杜預註云。瘕。狂也。宋書云。張收嘗爲獬犬所傷。食蝦蟇膾而愈。獬居例反。亦作獬。征列切。狂犬也。或謂杏仁亦可以治犬傷。

內則云。狼去腸。狸去瘕。兔去尻。狐去首。豚去腦。魚去乙。蟹去醜。鄭氏云。皆爲不利人也。左氏傳云。晉侯夢楚子伏己而鹽其腦。子犯曰。吉。吾且柔之矣。杜預註云。腦所以柔物。今人熱皮必用豬腦。欲其柔也。昔有人食豬腦一具。基年手足軟弱。不能下榻。遂成癱瘓。乃知內則與左傳之說皆不誣矣。

魚去乙。鄭氏註云。魚體中害人者。東海鱗魚有骨名乙。在目傍。狀如篆篆乙。食之。鯁人不可出。爾雅云。魚枕謂之丁。魚腸謂之乙。魚尾謂之丙。予謂鄭玄謂乙爲魚骨。爾雅則以爲魚腸。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。若以狼去腸推之。則魚之乙非腸矣。乃魚骨也。

唐詩云。杜宇呼名語。巴江學字流。蓋以江勢曲折如巴字。或謂蛙形象蚯蚓形象之。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。陸龜蒙謂鴨能言。能自呼其名。或謂自呼其名者。鴨鵲貓狗亦皆能之。豈特鴨與杜宇。

燐火俗謂之鬼火。兵死及牛馬之血。曰燐。螢火亦曰燐。其明皆如火。而非火也。吾家舊有老僕素不信鬼。隨先人往無錫青陽匯收租。夜見鬼火無數。騰騰而來。衆驚走。獨老僕乘醉趨前撲之。乃石楠葉之濕者。予嘗夜坐水亭。雨初霽。見草間有光。遂起而拾之。乃一濕蝦壳。

葉玉岩云。嚮在五臺山中。夜間見濕松皮有光。呼從者拾滿一布囊。蓋將持歸遺江南親戚故舊。以示希有。數日後視之。則乾而無光矣。笑而棄之。

古享禮。猶今前筵。古宴禮。猶今後筵。杜預曰。享有禮貌。設几不猗。爵盈而不飲。肴乾而不食。宴則折俎。相與共食。

古之素積。卽今之細摺布衫也。荀子云。皮弁素積。楊倞註云。素積爲裳。用十五升布爲之。鑿其腰中。故謂之素積。一升八十縷。十五升千二百縷。蓋細布也。

玉藻云。士不衣織。鄭氏註云。織染絲織之。釋文云。織音志今訛爲注。遂稱織絲爲注絲。志注聲相近也。或寫爲苧絲。則又轉訛矣。

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。鼯子。謂毛之細者。鼯溫柔貌。書堯典云。鳥獸鼯毛是也。今訛爲紫茸。

爾詩云。無衣無褐。何以卒歲。鄭氏云。褐毛布也。貴者無衣。賤者無褐。何以卒歲。愚按孟子云。視刺萬乘之君。如刺褐夫。以褐夫對萬乘之君。亦言貴賤之殊耳。褐乃編帛粗短衣。不黃不皂。賤者之服。非毛布也。褐字從衣。鼯字從毛。鄭氏誤以褐爲鼯。遂云褐毛布也。毛布乃今之斜鼯。價貴於苧麻多矣。此豈賤者之服。今之蒙衫。卽古之毳衣。蒙謂毛之細軟貌。如詩所謂狐裘蒙茸之蒙。俗作毯。其實卽是毛衫。毛訛爲蒙。蒙又轉而爲毯。

氈之異名曰毛席。毯之異名曰毛褥。猶竹笠呼爲竹巾。東漢西域傳注。氈曰毛席。張衡四愁詩云。美人贈

我氍毹。服虔通俗又云織毛褥。謂氍毹。細者謂之毹。毹者。施大床之前。小榻床之上。蹋而登床者。漆器有所謂犀皮者。出西昆國。訛而爲犀皮。桂漿者。出罽漿國。訛爲桂漿。以此推之。氍毹。恐卽是渠搜國名。音同而字不同耳。西昆亦卽是織皮國名。訛而爲西昆也。渠搜織皮。出書禹貢。

幘頭起於周武帝。以幅巾覆首。故曰幘頭。

伏音

與幘被之幘同。今訛爲僕。

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。以紅帕首。蓋以紅綃轉其頭。卽今之抹額也。帕首撲頭。本只是一物。今分爲二物。唐人幘頭。初以皂紗爲之。後以其軟。遂折桐木山子在前。襯起。名曰舉容頭。以爲起於魚朝恩。五代相承用之。至宋乃易以藤織者。仍易以紗。後又易以漆紗。周武所製。不過如今之結巾。就垂兩角。初無帶。唐人添四帶。以兩角垂前。兩角垂後。宋又橫兩角。以鐵線張之。庶免朝見之時。偶語。近時涼縹巾。以竹絲爲骨。如涼帽之狀。而覆以皂紗。易脫易戴。夏月最便。以此見幘頭之製。亦是展轉番騰。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。嚮見官妓舞柘枝。戴一紅物。體長而頭尖。儼如靴形。想卽是今之罽姑也。瑣碎錄云。柘枝舞。本後魏拓拔之名。易拓爲柘。易拔爲枝。

琵琶又名鞞婆。唐詩琵琶字。皆作入聲音弼。王昭君琵琶懷肆。胡人重造。而其形小。昭君笑曰。渾不似。今訛爲胡撥四。

鞞栗二字。爾雅說文。鞞作畢。朱晦菴曰。鞞栗元名悲栗。言其聲悲壯也。悲鞞畢三聲皆相。

張衡四愁詩云。美人贈我金錯刀。古之錯。卽今之磋也。磋

千箇反

北人讀錯。作去聲。南人讀錯。作入聲。其實

一也。

鬚眉。荀子作須麋。楊倞注云。麋與眉同。鬚鬚亦作茲疏。荀子曰。龍茲。劉向列女傳云。龍疏。火席名也。楊倞云。茲與鬚同。一作鬚。龍茲卽龍疏。疏鬚聲相近也。

郊特牲云。筦簞之安。而蒲越蓐軋之尙。左氏傳云。大路越席。越戶括反。今錢塘市肆所賣蒲合。卽越也。以越爲合。聲之訛耳。

拂。水車拂也。楊倞以爲連枷。枷乃打稻器。非拂也。

古之承露。以木爲之。用行水。卽今之承露也。

崔豹古今注云。長安御溝。謂之楊溝。謂植高楊於其上也。又曰。羊溝。謂羊喜舐觸墻垣。爲溝以隔之。故曰羊溝。愚謂今人以水溝在庭內不可見者。爲陰溝。在庭外可見者。曰陽溝。

吳人指積薪曰柴積。

音祭

卽周禮天官委積之積。鄭氏云。委積爲牢米薪芻。釋文曰。積子賜反。今訛爲祭。以委

積停留曰祭留。

禮記云。天無二日。孟子亦云。天無二日。乃若春秋左氏傳云。天有十日。蓋謂十幹甲至癸也。列子乃云。堯時十日並出。莊子。淮南子。又從而附益其說。雖皆寓言。不亦過乎。或者曰。亦有兩日並出而相鬪者。載之信史。不可謂無也。予曰不然。唐乾符六年十一月。兩日並出而鬪。此必日初出時。水中映日蕩搖。上下不定。遂成兩日之相摩。天安得有兩日。

二十八宿有房日兔。畢月鳥。丹書云鳥月兔。蓋謂日月之交也。易以離爲日。陽中有陰也。坎爲月。陰中有陽也。

張橫渠謂陰陽之精互藏。其它是也。兔四足。漢張衡以爲陰類。其數偶。鳥有三跡。陽之類。其數奇。愚謂兔自屬日。所謂月中兔者。月中之日光也。丹家借此以喻神入氣中。猶日光照入月內。乃着兔于月以爲法象。故其說有云。月者藥也。世俗遂謂月中有搗藥兔。妄矣。今於數百步之外。觀山上行人。如白蟻之小。及過數十里外。山亦不見。何況地去天數萬里之高遠。安能見月中之兔哉。月中果有兔可見。則不知此兔何等樣之大小也。

張衡謂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。羿妻姮娥竊之。以奔月。是謂蟾蜍。劉昭盛稱張衡天文之妙。而張衡論姮娥與蟾蜍如此。得非承前人之繆乎。

晉志云。羲和占日。常儀占月。區車占星儀。音蟻今謂月中女名嫦娥。因又名日月爲羲娥。謬之甚矣。謂月中常娥者。妄也。又謂有廣寒清虛之府。則又妄之又妄矣。

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。皆妄也。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。楚辭云。夜光何德。死則又育。厥利維何。而顧菟在腹。朱晦菴云。菟與兔同。世俗桂樹蟾光之傳。其惑久矣。或者以爲日月在天。如兩鏡相照。而地居其中。故日月微黑處。乃鏡中大地之影。略有形侶。而非直有是物也。斯言有理。足破千古之惑。

宋蒼梧王使楊玉夫伺織女渡河。曰。見當報我。不見當殺汝。遂爲玉夫所弑。織女乃經星。萬古不移。豈有

渡河之時。蓋丹家運夾脊之氣上升崑崙頂中。謂之黃河逆流。又以任督二脉爲天河。因以牛女喻身中之陰陽交媾爾。杜子美天河詩。乃有牛女年年度。何曾風浪生之句。張文潛七夕詞。形容織女一宵之歡。以爲猶勝常娥不嫁人。夜夜孤眠廣寒殿。大抵騷人才士。嘲風詠月。不過一時之嬉耳。寧復揆之以理。織女星名也。安有機杼之具。武后七夕得金梭于庭。乃宮人爲之耳。猶真宗之得天書。天有書乎。乃王欽若之徒爲之耳。

黃河出于地上。崑崙山東流至于磧石。故夏禹導河。自磧石而始。天河自在天上。隨天運轉。晝夜不定。豈得與黃河相接。李太白乃云黃河之水天上來。太白蓋以崑崙山爲天上也。天河與海。霄壤高下之不同。豈乘槎可到。張華博物志。乘槎入天河。見牽牛織女星。可見其誕也。

列子謂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。儒者譏其誕。天未嘗有缺。縱有缺。豈煉石可補。況天體運轉不停。從何而措手。譏之誠是也。殊不知五色石。以喻五臟之氣耳。養生之法。潛神內視。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。自丹田熏蒸達于腦中。腦爲崑崙。居上象天。補天卽黃庭經所謂填腦。所謂子欲不死。修崑崙是也。江東采石。世俗相傳女媧補天煉五色石于此。故名采石。以訛傳訛。

女媧氏繼伏羲氏之王天下。後世以女媧爲古聖女。乃伏羲之妹。顓頊之母。豈其然乎。且夫氏名女媧。猶國名女直。又如左氏傳所謂女艾。莊子所謂僞女高。孟子所謂馮婦。果皆婦人哉。

書云。皇天后土。皇者大也。后卽厚也。古字后厚通用也。揚州后土夫人祠。塑后土爲婦人像。謬矣。月令云。

其神后土。注云：顓帝之子孫，祭法云：共工氏之霸九州也。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州，故祀以爲社。左氏傳曰：共工氏有子曰句龍，爲后土。此豈婦人哉？古者天子稱元后，諸侯則爲羣后。若以后土爲婦人，則后夔后稷亦可謂婦人乎？

朱晦菴曰：如今祀天地山川，神塑貌像以祭，極無義理。愚按：西漢郊祀志：天地合祭，位皆南嚮，同席共牢。高帝高后配于壇上，西嚮，亦同席共牢。蓋取乾父坤母之義。此時未有塑像，不敢設位爾。乃若山川之神，與天地神祇本皆無形，今塑東嶽神爲帝者像，又塑后夫人像以爲之妻妾，則不知其娶何氏爲妻，買何氏爲妾也。

郡有土地廟，曰城隍廟，以其在郡城之下也。古者鑿土以築城，而城下之地無水曰隍，有水曰池。易曰：城復于隍，謂泰之上六，極則必反，逆倒轉爲否之初六，亦猶城圯而其土復填于隍也。蓋有城則有隍，縣無城而稱其土地廟爲城隍廟，何耶？

呂氏春秋云：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夔之一足，信之乎？孔子對曰：調六律，和八音，惟一人則足矣。愚謂哀公所問，蓋以夔爲獨脚鬼也。或稱軒轅有四目，唐堯有八眉，道聽途說之不實，街談巷語之失真，皆此類也。東漢曹褒傳云：章帝語班固曰：堯作大章，一夔足矣。此必古有是語，與孔子荅哀公之意同。夔乃虞舜時典樂教胄子者，哀公以夔爲獨脚鬼也。冤哉！獨脚鬼乃山魃，見道家煙蘿子圖，連胫一隻脚，故唐詩有山鬼趨跳惟一足之句，豈可以夔爲鬼物者哉？

孔叢子曰。土石怪夔罔兩。國語云。木石之怪夔。蝸蝓。未有所謂一足之說。莊子乃云。夔之一足。其行踈踈。注云。夔一足獸。如牛無角。聲如雷。黃帝殺之。以皮冒鼓。聲聞五百里。怪哉。

東漢西南夷狗國。乃黃帝時槃瓠之種。槃瓠之說甚怪而可笑。蓋理之所必無也。理之所必無。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。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辯也。大抵語怪者。多託以黃帝時事。昧者以爲信。然識者之所不取也。大孤山狀如一隻履。小孤山狀如一瓣香。相對有彭浪磯。今以小孤山爲小姑。彭浪爲彭郎。謂彭郎娶小姑爲妻。江行者過其廟。皆致敬也。

溫州有土地杜拾姨。無夫。五撮鬚相公無婦。州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鬚。合爲一廟。杜十姨爲誰。乃杜拾遺也。五撮鬚爲誰。乃伍子胥也。少陵有靈。必對子胥笑曰。尔尙有相公之稱。我乃爲十姨。豈不雌我耶。近見廉司李裕僉事云。江陵北有奉甲站。初不曉奉甲爲何義。詢之父老。乃言春申君所居。春訛爲奉。申訛爲甲也。

有自中原來者。云北方有牛王廟。畫百牛於壁。而牛王居其中。問牛王爲何人。乃冉伯牛。嗚乎。冉伯牛乃爲牛王。

眞武卽玄武。宋避祖諱。改玄爲眞。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。位居北方屬水。江南人家祀之以厭火災。如漢武帝柏梁殿。飾以蚩尾。蚩乃海器。水之精也。水能克火。因置此像。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。土所以勝水也。

朱晦菴曰。眞武非是有一箇神人被髮者。蓋只是玄武。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。亦非是有四箇物。以角星爲角。心星爲心。尾星爲尾。是爲青龍。虛危星。如龜。騰蛇在虛之下。故爲玄武。眞宗時諱玄字。故改爲眞。參星有四脚如虎。故爲白虎。翼星如翼。軫星如項下喙。井星如冠。故爲朱雀。盧仝詩。頭戴井冠。楊子雲言龍虎烏龜。正是如此。

玄武卽烏龜之異名。龜水族也。水屬北。其色黑。故曰玄。龜有甲。能捍禦。故曰武。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。北方七宿如龜形。其下有騰蛇星。蛇火屬也。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。遂繪爲龜蛇蟠蚪之狀。世俗不知其故。乃以玄武爲龜蛇二物。

賈秋壑會客。食鰲。一客不食鰲。問之。則曰。奉祀眞武。秋壑曰。眞武之龜。不可以爲鰲也。龜鰲不辨。何以治民。客乃求郡者也。遂不與郡。座客同戲之曰。鰻與鰕鰂。皆不可食。象眞武之蛇也。蕉筍亦不可食。象眞武之旗竿也。滿座皆笑。秋壑亦笑。

韓退之與軒轅弥明石鼎聯句云。時於蚯蚓竅。鳴作蒼蠅聲。後人乃云。茶鼎聲號蚓。香盤火度螢。句雖工。然蚯蚓安得有聲。蓋不熟玩韓詩耳。退之蓋謂鼎中湯鳴如蒼蠅之聲。非謂如蚯蚓之聲也。蚯蚓竅乃石鼎之竅。如蚯蚓藏身於泥中之竅耳。崔豹古今注云。蚯蚓一名曲蟾。善長吟於地下。江東人謂之歌女。謬矣。按月令。螻蟪鳴。蚯蚓出。蓋與螻蟪同處。鳴者螻蟪。非蚯蚓也。吳人呼螻蟪爲螻蛄。故諺云。螻蟪叫得腸斷。曲蟾乃得歌名。

晦菴曰。今以玄武爲眞聖。而作眞龜蛇於其下。已無義理。而又天蓬天猷及翊聖作四聖。殊無義理。醫家謂肝屬東方木而藏魂。肺屬西方金而藏魄。道家乃有三魂七魄之說。魂果有三魄果有七乎。曰非也。蓋九宮數以三居左。七居右也。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亦猶是。蓋太玄以三爲木四爲金也。

蘇子由云。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命門其腑三焦。丈夫以藏精。女子以繫胞。以理推之三焦皆如膀胱有形質可見。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。不亦謬乎。曾虎臣云。按白虎通性情篇。謂上焦若竅。中焦若編。下焦若瀆。據此則三焦有形人矣。叔和旣不察。而子由亦偶忘之耶。愚謂聞之隱者云。三焦卽黃庭也。丹書以心火腎火膀胱火聚于此。以猛烹極煨。故曰三焦。焦乃武火之謂也。沈存中亦云。黃庭有名而無形。與叔和之說同。然存中亦不知黃庭卽三焦。叔和亦不知三焦卽黃庭。與曾虎臣謂三焦有形亦是已。就從白虎通分爲上中下則又非也。

丹書云。奇經八脉。惟任督二脉爲一身陰陽之海。五氣貞元。此爲機會。任脉起于中極之下。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。屬陰脉之海。督脉起於下極之脬。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顛。循額至鼻。屬陽脉之海。運尾間。壽五百歲爲白鹿。蓋通此督脉者也。龜之亦壽。然龜能閉息伏氣。蓋通此任脉者也。又能通此二脉則貫尾間。通泥丸。百脉皆通。黃庭經云。皆在心內運天經。晝夜存之自長生。天經卽黃道。乃日月往來之路。在人身爲任督二脉。乃呼吸往來之路。

予曩得一子。不哭不乳。三日而死。不知何疾。後讀醫書保生方三因方。皆曰兒生不啼不乳。蓋因剪臍帶。